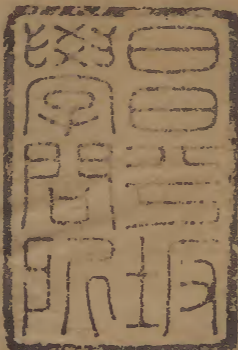


悔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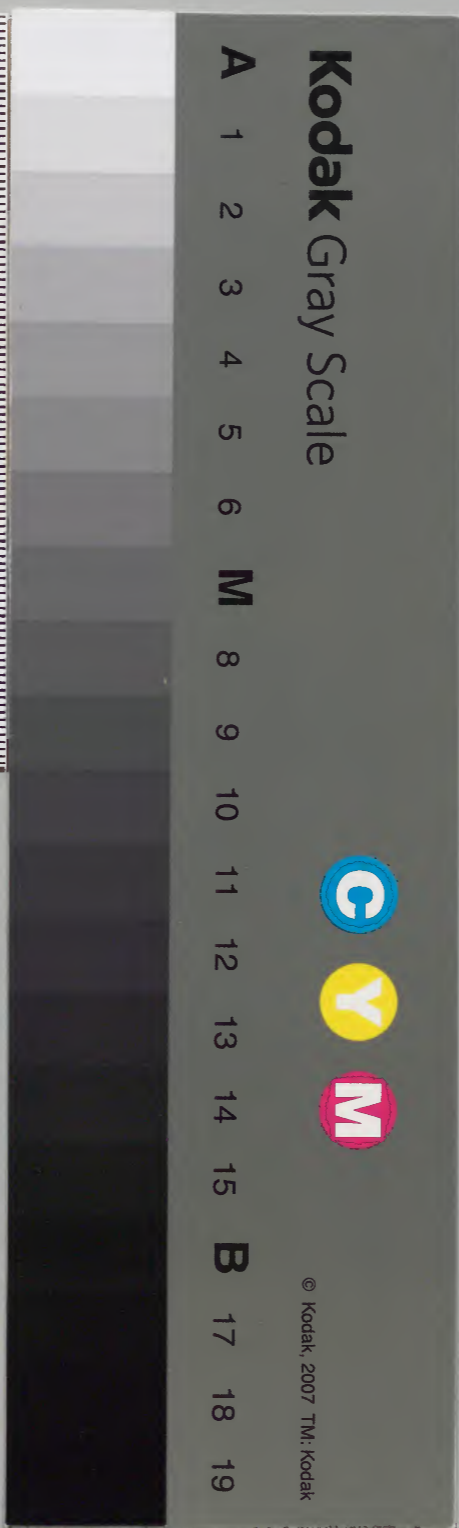
九十五之上



庫	文	閣	內
函	架	冊	號
三	四	九	二
漢	書	類	

庫	文	閣	內
函	架	冊	號
三	四	九	二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1 ( 55)
函號	315 136





行狀  
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

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  
上漢草文庫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

張恪傳

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胥胥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憲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

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毆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黠料不息生盜賊心後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師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

馬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  
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  
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  
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  
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  
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  
文辭竒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  
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  
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  
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  
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

和時雍宇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  
患未弭俾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  
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  
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  
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  
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  
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  
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  
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  
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永世矣汲  
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  
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

祐為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  
 往謝之博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貴可畏因  
 授宣德郎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為公不滿  
 意而公處之恬然博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  
 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  
 己而聽得士為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  
 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  
 為先務遂復置焉至是博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  
 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君為佞諛者以佞辭  
 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  
 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  
 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

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  
 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方  
 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敬言不誑親族鄉黨見  
 者皆稱為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蚤夜同輩笑語  
 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  
 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  
 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  
 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為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  
 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  
 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賡  
 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為咨嗟愛重賡嘗學易有得遂以  
 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

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  
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移  
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廡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審務盡其情至控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泣之寒暑不  
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  
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使之公事罷歸即對大夫  
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  
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  
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  
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  
乘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  
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

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  
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襄城令辟  
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  
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  
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  
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  
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  
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  
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棊州司錄以歸會  
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棨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棨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棨亦蜀人粗  
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

爲淺露其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其益輕環浸  
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之辭切厲其不悅不復使對止  
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  
判官趙鼎震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  
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  
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  
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往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  
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  
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取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  
韓者仕虜爲要官往來南薰門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  
輩虜人呼貴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  
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

公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  
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值之謂公曰此日以  
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  
邦昌乘時窺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  
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  
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  
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  
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  
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  
愈置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  
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  
綱罷之篤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為變者上為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為治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為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為深不當引赦叙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賁緣通顯宜即退閑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

官寺為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為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為奉已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缺望公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為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為久住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



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拂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頻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

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珪揚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鄰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采道決水漑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

日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  
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  
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  
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  
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  
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  
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  
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  
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  
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  
宣有旨稿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  
正彥檄文來者公慟然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

所有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  
較便當哨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  
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  
獄趙哲至喻之且教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祕其事夜  
召哲以防江為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  
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塗還公  
遣問之乃云傳等勅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  
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  
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  
之由否此蓋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  
哭曰有辛未宗者來自杭備為俊言適徧喻將校輩且當  
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劉廷用

三感動之後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身公  
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  
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  
皆大悅公召辛未宗問傅正彥所與謀為誰曰歸朝官王  
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  
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  
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賫蠟丸從間道往公已  
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為傳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  
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斬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  
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懼臣不少留  
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兵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  
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傳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

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觀三月  
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  
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  
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  
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  
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  
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  
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  
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  
臣察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  
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  
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

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  
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  
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  
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睿聖皇帝方  
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  
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  
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傳劉正  
彦某久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斬賽人馬過平江平江  
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  
登途適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  
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入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  
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

無以厭四海之心其曩備負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  
英斷意欲有為止緣小大臣寮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  
亦誤國之人迺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  
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別宮若不  
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宗  
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  
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况皇帝天資仁  
厚從諫如流願勉為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又與  
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  
之命有進士馮輔者後更名康國與公為太學之舊來平江相  
從公察輔慷慨義人也夜四鼓呼輔具道所以且云已  
具奏及移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輔激厲請行

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順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  
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順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  
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  
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  
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  
傅正彥遣俱重賫詔書無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  
平江重初桀驁以秘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  
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  
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勵十八日見公于平江  
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接自杭來詭  
稱養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  
及部曲等衆皆號勵十九日馮輔至自杭傅正彥答公書

黃其

皆不情語弄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順浩光世報軍行二  
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  
世忠急至秀櫓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  
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  
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苗傅等聞傅等  
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  
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  
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攻圖之意  
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  
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輔以書行且令輔居中幾事相  
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  
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

劉廷用

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  
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  
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  
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為人臣者握兵  
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  
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  
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  
者歷歷可數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  
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况祖宗在天之靈豈不  
昭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為不義不忠之人  
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傅等得書怒遣赤心軍及王淵舊  
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

常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賫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  
及知臨安府康允之皆達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  
居民曰訪聞前日奉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  
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梯  
脩弓矢器械傳王彥震駭亟除世忠使節度使指揮略云  
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二人皆不受命傅  
某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  
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  
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順浩以兵至公迂且勉之  
握手噓嗑順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  
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  
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

侍童實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大虺  
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  
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  
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喻而  
傅等陳兵列刃凶醜彌天逼脅至尊蒼黃遜位語言狂悖  
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  
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况傅等揭榜闕市自稱曰  
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  
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  
忠張俊馬君濤各領精銳奉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  
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迵餽餉芻糧楊  
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

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  
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恩  
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  
並是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  
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聞行在已有復辟之  
議矣初公遣馮轡授以計策傅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  
憂恐轡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  
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  
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  
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眷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  
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

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輔與二人議輔反覆告之  
傅正彦有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輔同傅正彦鉤甫四人並  
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輔遂奏曲折議定乞  
賜傅正彦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  
傅劉正彦等四人上殿奏事奉聖旨康聖皇帝宜稱皇太  
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  
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彦詞色粹然問勞有加傅等  
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既而傅正彦歸  
軍逆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請  
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  
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輔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  
較其實一也輔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

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  
論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  
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諭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  
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  
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傅正彦相繼逃遁是夕皇帝  
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與順浩等入內朝見伏地  
特罪泣上再三慰勞宣諭云曩在眷聖兩宮幾不相通一  
日朕方啜羹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曰張浚早來不  
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自念卿既  
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  
不能補助致虜騎憑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  
再三稱歎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諭降祐皇太后



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  
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為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  
以關陝為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  
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  
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  
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寇不敢輒肆威聲既振  
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推  
辭傳王彥既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  
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逵王世脩等  
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師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  
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  
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軒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歟

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者况侍郎  
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即耶特見備禦未至  
恐後有來者故來招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  
書者言姓名是徽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  
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  
傳等刺客也後亦無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云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  
一有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  
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  
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順浩等遽罷  
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

辭上無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  
勿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  
題其後曰卿看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  
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  
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  
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賜親筆詔書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做  
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艱危今遣知樞密院事  
張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  
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公行有日矣  
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請康圖城與女真

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  
剽略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  
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陞對恃其衆盛倖傲無禮多  
所邀求且乞貸傳正老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  
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  
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  
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行有日迴心踟躕若  
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  
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  
瓊從兵益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貽命縛送  
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

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頊刃應喏瓊論死兵  
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  
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  
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寵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  
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  
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  
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除  
杭二寇鼓亂彼豈真惡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為  
不順借此以鼓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  
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  
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意  
謂事苟差矣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

而去亦不過謂庸繆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  
下臨朝之際不匿厥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  
責脫或敗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  
先王之盛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  
必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為易入苟使小人  
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  
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  
假託市井之論賣綠附會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  
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  
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  
所狎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  
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  
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  
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  
帝困於鴻門屏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  
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  
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  
體乾之剛身任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至誠存心惻怛  
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  
任其責便任之惑耳者去之羨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  
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  
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  
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

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  
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  
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  
區區愛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  
離闕曾未幾時奇畫深規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  
虛懷領覽嘉歎不忘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  
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玠莫儔顧及得生歸綱雖  
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綱得  
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  
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  
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時完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  
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願浩奄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願若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遂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鑿興早為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蜀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李董於九月二十九日大軍度渭河犯興知軍郭琰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

妾賊而尤以被攬豪傑為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及其弟玠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修武郎玠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為統制玠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鑿興永為定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憑凌海宇騰沸二聖父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比必欲吳穹悔禍眈度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劔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

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為牽制之舉始公陞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郿延以擣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宋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迺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

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于羽于秦亭凡十餘萬  
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悅焉廼命吳玠聚涇原兵據  
高柅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溘賈世方等聚涇原  
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禦已定輕兵至  
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  
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旣以保固四州之  
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  
備待虜詔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  
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谷人  
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  
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

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  
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玠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  
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鬚狼狽遁歸得其靡  
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  
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  
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遠去太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  
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閩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  
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  
至西方時虜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  
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  
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非敢決取

秦穆之效而鄉自脩孟明之政是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  
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  
微一失於初末不可收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為微而忽  
之明智以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  
宗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為微而不  
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  
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混及官屬奏事行在所  
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  
虜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為遠大恢復之計  
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  
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  
而民不加賦權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

近而西北遺民間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  
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  
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  
副總管遇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  
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  
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為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為  
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  
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  
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朮  
鳴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為清野之計  
分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



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寅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

蜀變陝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入以書來言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言上萬一欲尚留宣司當為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轍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觀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觀之

難消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堯  
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  
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  
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  
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  
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  
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  
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  
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  
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  
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  
既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

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  
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  
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  
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  
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累經拔  
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揚政可  
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  
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  
既至闔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  
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  
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  
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

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王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寢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

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賢保全微蹤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嬖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偽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置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怵惕

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  
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  
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  
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為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  
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  
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  
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  
之無不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  
之不興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  
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  
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逮于中塗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

王榮州

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  
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  
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為虜恐怵朝廷切不可其言而動  
反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為虜得上然之公遂  
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  
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  
世忠移書兀朮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  
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  
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  
書神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  
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  
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

劉堯用

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  
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  
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  
不言誰敢為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  
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  
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福無窮决致中  
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  
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  
臣願陛下時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  
養以為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  
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

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養祖之  
後年九歲不父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歎聖  
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為為治之要必  
以正本澄源為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  
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  
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  
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  
不佞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  
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國勢既隆強虜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  
獻上嘉納焉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  
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

人之分聖意致致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辦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播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

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

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  
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  
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  
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  
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旣散一  
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  
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  
將未必諭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請  
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  
崇虛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疾於此正  
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  
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胃

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  
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  
常重澶淵之後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  
乃謂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  
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爲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  
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  
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揚去遣爲間探者帥席益傳至  
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  
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  
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  
領黃誠周倫光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  
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

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九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十月一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而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既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傅喜不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修撰范冲可任

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六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成効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捃摭細故以示其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卽曹之選非累歷親民



不以授自臺閣而為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  
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口記者可至  
言官弄文采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  
視州縣為冗官故有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  
盈虛軍政之始末者有為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  
况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  
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偽境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  
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  
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滉紫章服及五  
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  
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  
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

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  
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  
蒙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  
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為  
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  
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  
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  
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  
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  
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  
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

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  
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  
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  
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  
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為公退  
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  
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  
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  
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  
雖有可為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  
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  
歸服雖然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

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  
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為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  
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門匪正入譖說不行邪  
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  
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弄  
奸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  
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  
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  
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  
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小  
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為而不可成乎或  
有不然疑似之說竊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

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也蓋隙見  
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  
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  
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  
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  
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聞  
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  
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  
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  
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  
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  
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

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  
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  
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忤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  
實爲所當爲曾不它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  
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  
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以建中  
興公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臣則不敢  
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  
即張榜聲豫潛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  
之際漢駐兵穀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  
有它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  
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

後空闕虜出它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為可安乎既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為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銜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鷲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偽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患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為

後闕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奉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為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入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遍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

貽虜首書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  
 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  
 不止坐薪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強有為成敗利  
 害在所不恤彼藉姑息之論納小忠之說者為一已妻孥  
 計耳使天有志於中興陛下奮然決為躬冒矢石事無不  
 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雖過為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  
 何補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聽天命而已况夫孝弟可  
 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  
 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偽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  
 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  
 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

江上謀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猗挾虜來寇公奏虜疲於奔  
 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既行而邊遽不一  
 大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  
 不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  
 下公獨以為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  
 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  
 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為張俊軍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  
 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  
 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為寇者實劉  
 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南拔壽春  
 逼合淝公調度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  
 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州十

百為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虜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  
事折衷實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  
畫項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俟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  
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公奏俟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  
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  
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  
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  
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  
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  
奏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顧非  
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

將人人畏怯務為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策之忠始終不  
貳然極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感羣議  
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  
亦始為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  
之兵不敢進揚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  
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星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  
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  
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  
月十日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麟被  
寨遁走虜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  
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衆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  
侵壽及濠鄉樊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前箕

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  
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  
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効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公奏曰逆維遠道尚稽授首之期金寇方強未見息戈之  
日臣之罪大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數雙馭  
還歸之晚儻爲民而勞已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利  
之言得惑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邇者輒入邊塞  
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  
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顯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  
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  
某等第保奏公奏驅馳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  
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

硯筆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却  
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方公未至平  
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  
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唱  
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虜叛猶  
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  
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  
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  
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  
臣懼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  
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  
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

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死淮而戰破敵有餘况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為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虜叛事力有餘果然凌犯水陸偕進自上而濟陛下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矧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為而未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於陛下不為而坐待其盡其為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

天下為心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為陛下國家計則為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



聞者與開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破最如  
前初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  
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  
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即求回  
授兄滬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  
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潘菴先生宋文公文集第九十五卷上

